

盧照鄰集箋注



〔唐〕盧照鄰 著
祝 尙 書 箋 注

盧照鄰集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盧照鄰集箋注

〔唐〕盧照鄰 著

祝尙書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十二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8.75 插頁 5 字數 381,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8,000

ISBN 7-5325-1794-2

I·930 平裝定價：19.00 元

前言

盧照鄰，字昇之，染疾後自號幽憂子，幽州范陽（今河北涿州市）人。生卒年不可確考，約生於唐太宗貞觀六年（六三二），而據新發現的佚文翼令張懷器去思碑，約於武后天冊萬歲元年（六九五）後數年間去世，享年六、七十歲。盧照鄰是初唐著名作家，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章齊名天下，世稱「初唐四傑」，亦稱「盧、駱、王、楊四才子」（郝雲卿駱賓王文集序）。

一

盧照鄰身經太宗、高宗、武后三朝，主要活動於高宗時代。唐太宗勵精圖強，革新政治，發展經濟，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高宗雖較昏庸，但他上紹父業而守成之，社會經濟仍在繼續發展，基本上維持着「太平盛世」的大局面。然而由於高宗寵信武氏，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鬭爭逐漸加劇，潛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這不能不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自然也影響着一代文人的生活、思想和創作。

盧照鄰出生於范陽盧氏，這是北方一個著名的士族。他自稱是「北祖」盧偃的九世孫，却從未言

及其父、祖仕歷，或已是遠房別支。盧照鄰少年時代生活大約比較優裕，故後來常以出身「衣冕之族」、少爲「玉樹金枝」而感到自豪。十餘歲時，遊學南下，受業於著名文字學家曹憲、經史專家王義方，聰敏好學，尤善屬文。弱冠學成求仕，授鄧王府典籤，鄧王李元裕甚爲愛重，嘗以司馬相如相許。約高宗顯慶末，他離鄧王府到秘書省任職，後遭屏竄。約在此後不久，嘗因橫事入獄，幸爲友人救護，得免。盧照鄰在仕途上過早地遭到挫折，「侏儒何功兮短匄？曼倩何負兮長貧？」（雙槿樹賦）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感到委屈和不满。

約龍朔初到咸亨中，盧照鄰曾多次入蜀，現可考者即有三次。第一次約在龍朔初，他「栖栖以赴蜀」，落魄失意。入仕之初，曾「自謂明主以令僕相待，朝廷以黃散爲輕」（釋疾文學苦）；現在，幻想破滅了，他嘆息道：「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贈李榮道士）約於乾封初，盧照鄰又奉命出使益州大都督府。經過十多年的仕途坎坷，當年「刻鵠初成」時的熱情已經冷卻，他逐漸看到了社會的陰暗面：「誰念復徬狗，山河獨偏喪。」（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總章二年（六六九）五月，盧照鄰爲新都尉，第三次入蜀。「鵬飛俱望昔，蟻曲共悲今。」（酬張少府東之）他對前程近乎絕望了，於是與王勃等人在蜀中恣情山水。爲尉約兩年，即快快不樂而去官離蜀，赴長安參加典選，結束了前後約十年於長安、蜀中的奔波生活。

盧照鄰參選結果如何，今不得而知，據說與王、楊、駱同時遭到吏部侍郎裴行儉的譏評，蓋亦不得志。隨後他回到父母居住的太白山下，開始了更爲不幸的後半生。大約在此期間，他身染風疾

（據五悲，釋疾文所述病狀，似即風痹，或麻瘋病），又遭父喪，病情日重。居喪期滿，他先後到長安、洛陽問醫養病，遂臥疾東龍門山。後病轉篤，徒具茨山下，終以不堪其苦，自沉頹水而死。盧照鄰的後半生十分悲慘。雖然活得很艱難，在四傑中他却唯一高壽，很可能是最後離開人世的。

盧照鄰的思想是複雜的，儒、道、釋三家對他都有很深的影響。他在晚年所作的釋疾文粵若中說：「先朝（指高宗朝）好吏，予方學於孔墨（偏指「孔」，即儒）；今上（指武后）好法，予晚受乎老莊。」可見他早年熱心仕進，以儒家思想為主。自入仕途，「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楊之詞」（五悲，悲窮通），對未來滿懷憧憬，態度是積極的，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圖。但現實却是冷酷的，他沉迹下僚前後達二十年，始終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即使晚年病廢而枯臥空山，他也並沒有忘却世事。我們讀他這時期所作的五悲、釋疾文等，感到詩人痛苦的心仍像一團火在燃燒，深以自己無時無命，未能如伊尹、姜太公、管仲等匡輔王業而追恨不已。

盧照鄰受道家思想影響尤深。這既是他仕途坎坷、身染惡疾所致，也是時代風氣使然。李唐皇帝自稱老子爲其遠祖，推尊道教，世以習道爲尙，盧照鄰自莫能外。爲新都尉時，他在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九隴詩中道：「倘遇鸞將鶴，誰論貂與蟬！」臥病後，更是「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羈臥山中），並曾「學道於東龍門山精舍」（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在其絕筆釋疾文命曰中，以太上老君作爲「訪訣」的最後歸宿。作者詩文中引老、莊之語比比皆是。慕仙求道，齊榮辱、等生死，成爲他仕途失意和荒山臥病後的思想遁逃，他試圖以此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脫。

盧照鄰奉佛，主要在臥病以後。作於東龍門山的五悲悲人生，以儒、道二客趨伏所謂「大聖」（即佛）作結，表明他這時佛家思想佔了上風。在寄裴舍人諸公還衣藥直書中又自謂「晚更篤信佛法」，並在山間營建佛寺以祈福。實際上，盧照鄰奉佛與學道一樣，不過是在極度苦悶中尋求精神寄託，連他自己都覺得可笑：「本欲息貪寡欲，緣此（指營建佛寺）更使貪心萌生。」（同上）

但是，無論是儒，還是道、佛，都不可能給病體垂危的盧照鄰找到精神出路，他最後連天地都懷疑了：「天道何從，自古多邛；爲臧兮匪祐，匪仁兮覆庸。」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有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山川與象緯，其孰爲之主司？生也既無其主，死也云其告誰？」（釋疾文命）曰：他對傳統觀念產生了懷疑，所有的信仰都崩潰了，於是只好以沉疴難癒的病體去「泛滄浪兮不歸」，以自殺求得永遠的解脫了。

以上是盧照鄰的生平和思想概況。

二

盧照鄰的作品，流傳到宋，明已多散佚，現存只是原有的一小部份，以詩歌、騷賦成就較高。

我國傳統文學發展到初唐，出現了重要的轉機。一方面，齊、梁浮艷文風尚存，宮廷文學仍佔統治地位，高宗龍朔前後詩壇流行的「上官體」就是它的代表。「上官體」的特點是「好以綺錯婉媚爲本」（舊唐書上官儀傳）。另一方面，南北朝末年已經出現的南北文學合流的勢頭越來越強，庾信已

經「啓唐之先鞭」(楊慎升菴詩話卷九)，經隋而至唐初，剛勁明快的詩風不絕如縷。太宗時，魏徵等人修前代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亦提出了南北合流、取長補短的主張(參隋書文學傳序等)。「四傑」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他們不僅在理論上與代表齊梁餘風的「上官體」作鬭爭，批評它「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楊炯王勃集序)，而且以自己風骨初備的創作，爲初、盛唐詩歌的徹底革新開闢着道路。「四傑」中，盧照鄰的貢獻是重要的，有的甚至是獨特的。

在詩歌理論上，盧照鄰最突出的成就，是批判模擬樂府詩的流習，提倡樂府「新題」。在樂府雜詩序中，他尖銳地指出，擬作樂府詩的結果，使得「落梅芳樹，共體千篇；瀾水巫山，殊名一意」。互相沿襲舊題，模擬古辭，實際上完全窒息了漢魏樂府詩的生機，將其變成形式主義的文字遊戲。模擬現象在六朝是嚴重的：「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那麼出路何在呢？盧照鄰主張「發揮新題」、「開鑿古人」、「自我作古」。具體說來，就是他所表彰的賈言忠所作的「樂府雜詩」。所謂「雜詩」，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興起當時的詩歌（見文選王粲雜詩李善注）。由於賈言忠的「樂府雜詩」早佚，現已無法知其詳；但既稱之爲「新題（一作「體」）」，或是以樂府舊題寫眼前事，使內容更新；或者徑如樂府雜詩序所舉到的蘇武詩、張衡四愁詩（文選皆歸於「雜詩」）那樣，直抒胸臆，不爲舊題所拘。總之，盧照鄰既稱創作這種「樂府雜詩」是「開鑿古人」，是「自我作古」，那顯然是與擬作樂府完全不同的一種創新。這個問題在初唐提出，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實際上是爲李白以樂府舊題寫時事，杜甫即事名篇、不復倚傍的新題樂府，初步打下了理論基礎。

此外，盧照鄰還主張文章應隨時代而變化，不必「同條共貫」，反對「遞相毀譽」；並認為創作須「妙諧鐘律，體會風騷」，「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方能寫出有益於世的詩文（南陽公集序）。在文學形式上，他認為應以「適意爲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爲貴」（駙馬都尉喬君集序）。並批評永明聲律論：「八病爰起，沈隱侯（即沈約）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囂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南陽公集序）所有這些，在當時無疑都有震聾發聵的作用和糾偏補弊、甚至除舊布新的意義。

楊炯王勃集序謂王勃批評「上官體」並「思革其弊」，當時參加這一鬭爭的「知音」、「知己」中，特別提到盧照鄰。那麼，前述盧照鄰的文學主張，當有着尖銳的現實針對性，而不是泛泛之論。盧照鄰在初唐詩歌革新中的重要地位，亦更顯而易見了。

盧照鄰不僅提出了革新詩文的主張，而且以自己的創作，部份地實踐了他的理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盧照鄰的詩歌，取材較廣泛，內容較扎實，思想性也較強。首先，他與王、楊、駱一樣，把詩歌的反映面由宮廷拓展到了邊塞大漠。詩人早年曾出使西北，親臨塞外，故其邊塞之作頗具剛健之風：「應須駐白日，爲待戰方酣。」（戰城南）「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紫驪馬）雖是樂府舊題，却寫得情真意切，表現了高亢的愛國熱情。詩人現存作品中沒有單純的寫景詩，但在紀行、抒懷、贈答諸作中，常以絢麗多彩的詩筆描繪祖國河山，其中有「石逕縈疑斷，回流映似空」的隴阪秦川（入秦川界）

風光；有「長虹掩釣浦，落鴈下星洲」的渭水（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景色。尤其是蜀中的山山水水，更像畫卷展現在讀者面前：蜀道是「層冰橫九折，積石凌七盤」（早度分水嶺）；蜀山是「飛泉如散玉，落日似懸金」（酬張少府柬之）；蜀水是「連沙飛白鷺，孤嶼嘯玄猿」（三月曲水宴）。那景象，那氣派，絕非宮廷臺閣的風花雪月可比。其次，盧照鄰在詩中歌頌了正直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在詠史四首中，他贊揚剛直不阿的季布和視死如歸的朱雲，以爲「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在長安古意中，他以清高自守的揚雄自況：「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他「不息惡木枝，不飲盜泉水」，而願做單棲梧桐的鳳凰（贈益府羣官）。他不樂奔競名利之途，而寧可「歸來事綠疇」（過東山谷口）。再次，詩人在許多詩作中，抒發了「才高位下」、鬱鬱不得志的感慨。中下層知識份子受壓抑，沒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機會，「四傑」都深引爲恨。這在封建社會中具有普遍性，因而反映這個主題的作品也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詩人在至望喜驢目言懷貽劍外知己中感慨道：「無繇召宣室，何以答吾君？」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九隴更其憤激：「天子何時間？公卿本亦（不）憐。自哀還自樂，歸藪復歸田。」行路難看透了那種「一貴一賤」、「一生一死」的世態炎涼；首春貽京邑文士則表示「時來不假問，生死任交情」。這些作品都表現了深於涉世後的清醒認識，在深深的嘆惋中蘊藏了那麼多的不平 and 憤懣。

在詩歌藝術上，盧照鄰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如詠史四首古樸無華，七言歌行音節鏗鏘流轉，絕句不假雕飾，在當時都很難能可貴。歷來爲人稱許的長安古意尤其傑出。在這首七言長歌中，作者運

用宮體詩的傳統寫法，以禮麗的筆墨多側面地描繪了長安的畸形繁華：公主王侯的驕奢無比，妖童媚女的恣情冶遊，將相王公的相互傾軋。對這一切令人眼花繚亂的世態，詩人皆投以冷眼，最後筆鋒一轉，將寂寥的揚子宅、芬芳的終南桂花推到讀者面前，使「繁華」立刻顯得污濁而令人憎惡。於是，一種新詩的內在張力，粉碎了宮體詩的外殼；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蘊涵着歷久不衰的藝術魅力。

除詩歌外，盧照鄰還作有騷、賦和各類應用文。應用文中有三篇書信，基本上是散體，這在駢文佔統治地位的初唐十分罕見，是作者革新文章體制的初步嘗試。我們這裏對他的騷、賦略作探討。盧照鄰繼承六朝傳統，用短賦抒情，秋霖賦、雙槿樹賦、對蜀父老問等都寫得較好，能够體現出作者的個性。秋霖賦揭示了清貧與豪富、高尚與無恥的對立，與長安古意有相通之處。作者晚年用騷體寫的五悲、釋疾文，在當時影響較大，舊唐書本傳謂其「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盧照鄰在騷、賦中，集中抒發了鬱鬱失意和窮病潦倒的痛苦。作者晚年臥疾空谷，深爲病痛折磨，但他並不只是哀嘆個人的不幸，而是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揭露了這種社會現象的不合理：才智之士備受壓抑和摧殘。他上舉左丘明、賈誼、司馬遷等許多歷史人物的悲慘遭遇爲例，同時也舉到當代人王方、楊亨及自己的兄弟，皆「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究其根源所在，惟因權貴們「喔咿嚅唳，口含天憲」，雖然平庸到不過是有寡的怪物、飽食終日的侏儒，但因執掌衡鏡典選大權，才士們便只能頓伏於閭巷，龍鍾於塵垢，終身不能得志（五悲、悲才難）。早在爲新都尉時，作者

對蜀父老問中，就抒發了自己不得其用的痛苦。這種腐朽的社會現實，正如左思詠史詩所說的那樣，「由來非一朝」。作者痛恨之，鞭撻之，雖然還未能深入揭示造成這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原因，但在今天無疑仍有一定的思想價值，使我們能從中看到封建社會「太平盛世」的陰暗面。

總之，盧照鄰的作品歌唱社會和人生，批判現實的不合理，走着與宮廷作家不同的創作道路。自詩經、楚辭以來，寫實和浪漫的優秀傳統在他的創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揚。盧照鄰爲革除齊梁以來的卑弱文風，同時又批判地繼承了南北朝文學的積極成果，爲創造唐代風骨兼備的新文學，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盧照鄰與王勃等人一樣，完成了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因此，楊炯稱他爲「人間才傑」（王勃集序）；杜甫更贊美包括盧照鄰在內的「四傑」的作品爲「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絕句），這些都是歷史的公允評價。

當然，盧照鄰由於時代的限制，沒有也不可能擺脫齊梁文風的影響。他畢竟是初唐開始走向革新的作家，其成就總的說來還不甚高。劉熙載藝概卷二曰：「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迴絕，不免致人異議。」不過，先驅者的功績、艱難和局限，千載之下，我們是能够理解的。盧照鄰作品的主要缺點，是反映的社會面仍較狹窄，主要還停留在個人仕途坎坷及不幸遭遇的詠嘆上，道家的消極思想又過於濃厚。其次是使事用典太多。在釋疾文等篇中，大量搬用老莊原句，實在有食古不化的毛病。此外，如中和樂九章等歌功頌德之作及張超亭觀妓等格調不高的篇什，都無甚可觀。至於佞佛崇道的碑、讚等，除史料價值外，內容也多不可取。

三

盧照鄰的作品，似曾手編，故窮魚賦序稱以該賦「冠之篇首」，時間至遲在唐玄宗開元間已經結集。張鷟朝野僉載卷六謂盧照鄰「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張鷟約卒於開元年間）。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盧照鄰集二十卷，新唐書另有幽憂子三卷。北宋崇文總目卷五著錄，則集僅十卷，亦有幽憂子三卷。幽憂子當即朝野僉載所記之本，乃臥病後所著，其與文集的關係，已不可考。南宋以後，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等都著錄盧照鄰集十卷，與崇文總目同，而幽憂子三卷已不登錄。則是集宋代通行本爲十卷。十卷本爲二十卷本之殘，或爲二十卷本之合併重編，今莫可詳。幽憂子三卷似亦佚於宋。另，宋代猶有唐四傑詩集四卷，四人各一卷，清孫星衍曾藏有影宋寫本，見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是集元代未見刊本著錄。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〇稱盧照鄰集二十卷，蓋據文獻記載，非當時傳本。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邵章續錄皆稱有明刻十卷本，然未見於各家書目藏志，今各圖書館亦不著錄，未詳何據，其本待訪。明代通行的盧集爲二卷本。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謂盧集「宋刻有二卷本，載賦、詩及五悲，惟無樂府九章與騷、序、對問、書、讚、碑十七篇」。約印行於明弘治至正德年間的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收盧照鄰詩集二卷，篇目與丁氏所述宋刻二卷本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以爲唐五十家詩集「當從宋本出」，其說似是。又，明活

字本還有唐人詩集，收盧照鄰集二卷，編者及刊印年代不詳。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朱警輯唐百家詩刊行，收盧照鄰集二卷。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江都黃埭東壁圖書府刊張遜業輯唐十二家詩，收盧照鄰集二卷。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楊一統刊唐十二名家詩，收盧照鄰集一卷，據孫仲逸序，楊本乃是據江都黃氏本重校付梓。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許自昌輯校前唐十二家詩，收盧照鄰集二卷，全同黃埭刊本。除二卷本系統外，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張明刊唐四傑集四卷，四人各一卷。據前述孫氏影宋本，此集亦當爲翻刻宋本。

明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張燮輯初唐四子集刊於閩中漳州，收幽憂子集七卷，附錄一卷。其首頁識曰：「盧照鄰本傳存二十卷，近代永嘉單行詩賦，僅二卷。今彙詩文共七卷。」此爲現存最早的盧照鄰詩文合集本。四庫全書所收盧昇之集即採此本，四庫提要謂該本「由後人掇拾而成，非其舊帙也」。觀前引張燮識語，此說當是。清乾隆四十一年（一七八一），項家達輯初唐四傑集，其中盧集亦同張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所收幽憂子集，即據張氏刊本影印，現爲通行善本。

這部盧照鄰集箋注，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將幽憂子集更名為盧照鄰集。在版本校訂方面，由於兩卷本（以及一卷本）蓋出一源，彼此重要異文甚少，故只選校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之盧照鄰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一閣藏本，簡稱五十家）及張遜業唐十二家詩本（黃埭刊本，簡稱十二家），而主要據選集、總集校勘，所據計有：搜玉小集、文苑英華（簡稱英華）、唐文粹、樂府詩集、唐詩紀事、萬首唐人絕句、唐詩品彙、全唐詩、全唐文等。四庫全書雖即收錄張燮本，然館臣有所勘正，今

亦用以參校（簡稱四庫本）。以上選集、總集，用通行善本或影印善本，四庫本用影印文淵閣本。底本訛脫衍倒，證據確鑿，即予改正，出校說明。疑是、兩通者一律仍舊，與其它重要異文一并列入校記。原有避唐諱之字不改，必要時出校說明。

由於盧照鄰現存詩文作年可確考者不多，本書仍依底本編次，分爲七卷。各篇寫作年代或大致時間區限，在注（二）中略爲考述，以資參考。各家所輯集外詩文，按體次入編內該體之末。佚詩斷句，不詳原爲何體，今無論五、七言，以底本成書先後一并次於卷三「七言絕句」之後。佚文三國論，因底本原無「論」，今於卷七末增立「論」類。集外詩酬楊比部員外暮宿翠堂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見於唐五十家詩集本及全唐詩，今初步考定爲僞作；然以其竄入二卷本盧集已久，故仍附存於編末，略爲考按，不予箋注。

本書注釋力求簡明。因作者密於使事用典，又向無舊注，年代久遠，今日閱讀殊覺艱難，不得不盡力徵明出處，故出注條目稍夥。校勘記一般置於注釋之後；若底本文字訛脫衍倒，則校、注合一，以爲辨正。

本書附錄有四：一、傳記資料；二、著錄題跋；三、諸家評論；四、盧照鄰年譜。由於歷代單論盧氏者較少，而多見於「四傑」總評，故「諸家評論」僅擇要輯錄。年譜與箋注互爲表裏，一般略注詳譜。由於史料匱乏，年譜仍較簡略，且許多問題尙待研究，不敢自是，姑附之，聊供參考。

筆者研讀「四傑」文集時，得到鄭臨川教授的悉心指導；箋注過程中，又得到其他師友的幫助和

鼓勵，並參考吸取了當代學者的某些成果。上海古籍出版社曹光甫、趙昌平先生不憚其勞，爲之芟蕪省複，綴缺正譌，用力不少。徐無聞教授除曾指點外，還撥冗爲本書題簽。在此謹一併深致謝忱。箋注廬集，是爲草創，困難重重，筆者敢不睚勉從事。但終因學殖淺薄，年過「不惑」而所惑甚多；讀書未遍，心似有餘而力嘆不足。疏失之處，懇祈專家、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祝尙書

一九八五年十月於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改定。

目錄

卷一

賦	一
秋霖賦	一
馴鷺賦	八
窮魚賦并序	二一
雙槿樹賦并序 同崔少監作	二五
病梨樹賦并序	二五
五言古詩	三七
詠史四首	三七
結客少年場行	四一
贈李榮道士	四一

目錄

早度分水嶺	五一
三月曲水宴得樽字	五三
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	五六
和王爽秋夜有所思	五七
望宅中樹有所思	五九
宿晉安寺	五九
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	五九
九隴	六一
至望喜矚目言懷貽劍外知己	六五
赤谷安禪師塔	六七
贈益府裴錄事	六九
贈益府羣官	七〇